晉書

七



御撰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

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

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攘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償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国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国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国以

亂不以動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以其且既爲国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顛沛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説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

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鬭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

琇之曠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已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斬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為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晧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勖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鎭而任愷漸疎上下皆敝之應也及李憙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録訊繫囚事從
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
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
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
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

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衞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

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月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賣者

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元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溫陵僭用兵
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
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
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
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
事舒緩又茹千秋為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比尼乳母親黨及
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章因不以其辜建康
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寬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閤常子閤者反語石子堽也鉤絡鉤鞶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堽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堽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鉏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鉏司馬如之謂也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

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
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
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
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
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
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
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
內府以戟爲衞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
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

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
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
牙又曰城東馬子莫瓏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
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
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
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
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
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
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
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邪汝
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

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洛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窠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蹥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

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壽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壽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曇子曲中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

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龍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讁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讁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謡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

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鬭歎鬭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鬭鬭嘆之應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

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曾云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甲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甲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甲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

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稽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譁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

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見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

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楊州刺史曹

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㸌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

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也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二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

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

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旻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閒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十二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埽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苻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

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
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
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
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贏蟲之
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
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蹄剛而包
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
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
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
雞禍說以為於天文南方朱張為鳥星故為羽蟲禍亦從羽故為雞
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為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
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
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
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

六旨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蠥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

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買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莖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

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

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符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

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公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雖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鷰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躰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死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皇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无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

凰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
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天戒若
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鄭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
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
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
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
也尋而倫誅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大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大極東
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
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
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国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
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黒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冢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黒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鶚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毁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鳥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桓温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

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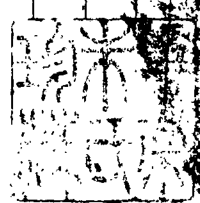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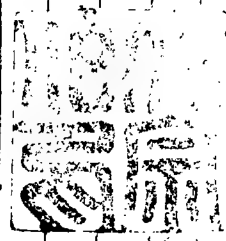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每見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

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寃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像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絶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

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案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三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庚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婬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楊建鄴雨雹是月丹楊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三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

雨雹燕鳥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抱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　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

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寵及帝暴崩兆庶尤之　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郗仲堪稱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

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征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　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洲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　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

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烏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

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為七十

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

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

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

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

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景子朔雷震太極殿柱　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
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二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
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
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為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
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腳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冬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

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去年王敦并領荆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晧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晧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晧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猳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産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湎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黒眚黒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黒氣四塞近黒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黒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黒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黒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説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

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

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太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

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界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
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樹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
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
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巳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
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飈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
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
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等故風縱横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沙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　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肥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輧輗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　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亦屠裂十一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洲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

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内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蠃蟲之孼

京房易傳曰臣安禄位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

不紬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螟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紬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𤸎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𤸎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霿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

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霿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産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議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案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

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正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己出故有區霧瞀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黒氣毋貫天日无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二月又黄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讒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玆謂有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至絶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黄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吴孫權黄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吴王改元專制不脩臣迹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摇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摇政宫大經摇政茲謂不陰厥震摇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强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摇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吴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隲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无罪无辜横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

此天地焉得无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爽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迁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言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晧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游婦人也晧見任之應与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晧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楊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歟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衞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為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
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
震涌水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
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楊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震是
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　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巳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　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楊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也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沖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
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
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

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以火發丹楊其天意矣劉歆以為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
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懷愍三帝
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
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
月居庸地裂袤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墜

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
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
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
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酃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
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沲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脩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有十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常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常陰之罰也

吳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晧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晧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

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其後晧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帝皆名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

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虵蠥見之漢靈帝時虵見御座楊賜之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游是湎此其蠥也詩云惟虺惟虵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虵長十餘丈負二小虵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虵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虵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践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𥛔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𥛔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廄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桉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為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晧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晧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三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為上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玆謂陰昌賤人為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

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
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
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
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賊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
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
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
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
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
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
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

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没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胷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

下毋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叮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衞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瓚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毋灸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刦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

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
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
然將逢交泰而犴豕遂情還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
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
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
意以寬其綱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
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
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
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
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
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内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
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
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弃

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其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是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
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
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
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舜命皐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
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
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
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
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
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
姦宄弘多乱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

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

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
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
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猒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良
善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
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
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
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
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
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
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
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
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

命皐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絶鉆鑽諸酷痛舊制解袄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

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

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
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
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
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
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
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
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
孔融議以為古者敦庬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
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人
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
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
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

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
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
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
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
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
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
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
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
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
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
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
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
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
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

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

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継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删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与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揔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畧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畧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産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

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劫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无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

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

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丐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所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産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

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

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及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

告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其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

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歛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

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
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
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
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
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
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
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
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
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
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
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
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
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
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

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姧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姧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因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姧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姧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姧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姧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

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塡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

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撓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

解遣而王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

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
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
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
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
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
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
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
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
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佷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
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
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
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
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

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旣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

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无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无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无常何則无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

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廼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无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无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无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无狀主簿熊遠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礼有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

至刑書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桉法蓋麁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

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
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
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
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
明罰勑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爲廷尉又
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
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
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
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
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
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
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
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

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
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
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
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
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
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於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
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
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
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
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
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眾欲行
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
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群小愚蔽習
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

甘死者殺則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敎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敎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弥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